

青
山
農
辰

刊周環循

Vol. 4 THE CURRENT WEEKLY

號五第 卷四第

國立
中央
圖書館
藏書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二十三年二月三日

本期要目

時 上海減租運動之勃興……允安
 評 一、二八兩周祭……焦小蒙
 論 經濟問題……謝芳
 我與莫斯科(上)……迪譯
 資本主義文明之沒落(三)……允安譯
 一週要聞……記者
 快點結婚罷——囍兒……王麗華
 酒樓中……錢時
 敬告可憐的姑娘(詩)……駱伯
 愛……駱伯
 羅言并譯錄……記者
 泡影(小說五)……記者
 選者 逸

出版：每星期六日
 零售：每册三分
 預定：全年一元五角半年九角郵費在內國外加郵費二元
 編輯：循環週刊社
 發行：循環週刊社
 辦事處：上海漢口路九號四樓十五號
 電話：二二〇〇三號

時評

上海減租運動之勃興

允安

上海爲中國最大商埠，居全國經濟之重心，吸納內地農村之資產，爲崇樓傑閣，馬龍車水之點綴。雖外表依舊富麗堂皇，而實則世界經濟衰落潮流之襲來，人民購買力之銷失，上海工商業乃漸有走投無路之勢。失業及無家可歸者不可勝數。世界各國咸盡智竭慮以復興國家經濟爲唯一目標，但其所獲得之效果甚微，且日見其每况愈下。上海既不能例外，而對於挽救此種衰象之治療方法，亦未有所聞，然則上海不久將有經濟線總崩潰之一日，當不爲意外也。

凡稍稍留心上海市面者，咸知商業之衰歇，無間華洋，已成一致之徵象。中國出口貨受他國傾銷政策之打擊，與重要產品之失其特殊地位（若絲、茶、桐油等皆是）其竭蹶狀態，已朝不保夕。洋行業素以上海爲唯一

利藪，然此種好夢，已有好多年不能重圓，數十載之老行尙續有收歇，其他新行，自更難延殘喘。南京路爲上海最繁盛之市街，全路可得盈利者寥寥可數。泰半皆在風雨飄搖之中。當茲年近歲迫，誠以大減價爲號召，圖籌還貸款，過渡年關；預料上海商店至年終而倒閉者，其比例當更夥於往年，此危機四伏之上海，或者不久之前，將自去其空頭紳士之外套也。

上海之不景氣，自有其種種原因，而上海地價之繼長增高，房租之突飛猛進，實佔有重大之原因。美之紐約，有不少之高樓大廈，皆空無人居，而無家可歸徘徊於馬路者皆數萬人。上海雖尚不如紐約之繁盛，而二三年來新建築亦頗蓬勃；然失業之人，日益衆多，如竊盜綁票之案件，失蹤自殺之慘劇，日有所見，時有所聞。所以致此者，乃爲地皮商之操縱，工部局之抬高地價，與東之升漲房租，愈使居留上海者，不聊其生。故上海市民，當此時際，爲減租之運動，適能打入全市民之心坎；而欲謀暫安上海之經濟秩序者，則減租運動，實最有效之奮興劑也。

房東之出租房屋，其唯一抬高房價之妙訣，即爲留空勿廉。承租者自不能露天而居，則除屈伏以外，別無辦法。然一旦至大衆經濟力量不能維持時，不得不如黃河堤岸之潰決，而房東有皮之不存之嘆矣。

職是之故，我覺減租運動會要求市政府及工部局對房主所置空屋亦收巡捕捐，誠爲減租治

標之一法；而爲釜底抽薪之計，則更應要求同時壓低地價。租界上業主，前已。工部局之逐年抬高地價而反對，則業主對於未來環境之困難，已有相當覺悟；所惜者乃祇見其一，不見其二耳！

記者認減租運動，爲救濟市民生活及維持社會經濟秩序之至切要，至合時之團體運動，極望該會有一公平而合理之辦法，先成立一有力之仲裁機關，以解決臨時之房東房客糾紛；並及早舉辦統計與審查工作，以爲雙方爭執之限止。既爲租戶近慮，亦代房東遠謀，減租運動會誠能如是，其前途之勝利，可操左券也。

一·二八兩周祭

焦小紫

日子過得真快，長期抵抗的「期」似乎還不什麼「長」，誰知道一閃眼也有兩年了。抵抗的精神雖然已經做到日貨如潮水一般的來，雖然已經眼着溥儀將過「九五之尊」的癮，雖然已經把中國變做親日派的天下，但是究竟也不過是長期中片斷的抵抗的表示而已。所以到了一·二八的兩周祭，我們除了希望政府充實長期抵抗的內容與表現長期抵抗的精神以便同種的「共存共榮」及「親善」的地步以外，想說的話祇有關於民衆與軍隊一點，其他很少很少。

據當初在一·二八戰爭指揮戰事的抗日將領說：「上海孤軍抗戰之能維持到三十天，固然是爲了士兵的勇敢，而尤其重要的原因，却是民衆的實力上與經濟上的援助。」於此，我們可知淞滬抗日戰爭不是政府的力量，也不是區區三四萬士兵的力量，完全是民衆的力量。換句話說，淞滬之三十天血戰，雖結果因政府不要在短期內將我國抗日精神表現淨盡而暴露我國之缺點以致敗績，然而全國的民衆勝利却無異的是應該在國史上大書特書的一筆。

不錯，一·二八的抗戰是民衆的力量，也是民衆的勝利。除了另有用意的人，誰也不會否認這是兩句誇大的話。

這次，十九路軍在福建來了一齣獨立的把戲，在「名不正、言不順」的情形下，仰仗中央軍的天威未及一月而掩有八圍之三分之二，十九路軍於是毀於內戰，同時抗日的榮光亦完全失去。（但是在歷史上，抗日的榮光是永久存在的。）當然，同一之十九路軍兩年內竟能相差至若是程度，不是十九路軍換了將領，却是爲了沒有民衆的力量。我們亦可知凡是禦外的軍隊，民衆才肯擁護，民衆才願將整個力量幫助，否則，民衆將共棄之。歷來吳佩孚、孫傳芳與張宗昌之敗，國民軍北伐而能統一全國，亦是此理。

假使中國不希望強，願意此大好河山永遠給列強之鐵蹄蹂躪，記者祇有擱筆無庸嘆舌了。假使還想把中國變做獨立國，冀與列強在世界舞台上分庭抗禮，則坐在高位上自國家興亡重責的主席、委員長、院長、部長或什麼長之類的大人物，先不要談「精誠團結」、「國力救亡」的名詞以濫竽中樞，亦不必藉「長期抵抗」、「決收復失地」的口號做「做官」的幌子，且設法把民衆與軍隊打成一片，做到軍隊永遠是民衆的武力。沒有民衆的力量，這種軍隊是殘殺人民的劊子手（如內戰中所表演的悲劇）；有了民衆的力量，這種軍隊是禦侮的先鋒（如十九路軍之淞滬抗日戰爭與東北義勇軍之屢仆屢起）。陳銘樞的爲人雖不足取，但他說的話還可聽：「中國要作反帝國主義的戰爭，必須士兵與民衆互相結合。」故在帝國主義者們加緊壓榨次殖民地、重新分割世界勢力範圍與法西斯主義抬頭的時候，軍隊「僱傭式」的軍隊去作反帝戰爭，的確是癡人說夢（不過，我們相信，到了「請君入甕」的時候，軍隊就自然而然的建築在民衆的力量上了。）

一·二八戰爭與此次圍戰的對照，便可以明白民衆的力量之不可侮了。假使此後還有這般官僚政客想拋開民衆而藉軍隊造成個人的權位，則到了一·二八那一天還是乾脆的不要舉行什麼紀念會說些違心的話自欺欺人，大家搬開桌子打個八圍麻雀，多和幾副一百二十八和倒比較的可趣。

這是一個教訓：一·二八反帝戰爭的光榮與勝利是民衆的。長期抵

抗才開始，用得着民衆力量的地方很多，希望發明「長期抵抗」的汪精衛與一切高唱「武力無上論」的內戰英雄們，千萬不要忘却這個教訓。的確，這個教訓在中國永久是一個教訓。 [廿三年一月廿八]

新疆問題

開秀

談起吾國邊疆問題，我想無人不瞠目結舌者。四千年來以幅員廣大，產物足夠自豪之吾國，今試舉一顧，寧不令人切齒寒心。所謂邊疆諸省，政府不待糾紛發生，平日從未注意及之。

現在雖然表面邊疆諸省是屬於吾國，然實際皆有各國背景所指使，非藉名「自治」，則是縱人民「鬥爭」以脫離吾國之政治支配，如蒙古，西藏等省是也。蓋眼前吾國領土除被日本佔領東三省熱河以外，其餘沿邊各省，早已有名無實，喪失殆盡矣！

按新疆乃毗連西藏之一大省份也。據確實之調查，地積計有五百三

維也納

深色顏色續出數十餘種
裁製冬季服裝最爲相宜
質地經穿耐洗團摺不縐
顏色文雅高尚老幼咸宜
定價務求低廉以期普及

本公司定貨部承製各式

服製式樣美觀交貨迅速

三友實業社啓

門市部 上海南京路
郵售部 上海南京路
東江路

十六萬方里，人口約計有二百五十至三百萬之多。然吾國當局，每以該地，盡屬不毛，氣候不調，人口稀少之化外邦屬。殊不知新疆之戈壁沙漠地積，不過佔有全省面積五分之一而已。蓋此區域妨止人民之生存，阻礙交通之發展，亦爲有限。況且縱是因天山之隔，而分爲南北二方，皆有河流貫注，土壤肥沃，水草豐美，既宜耕種，又適牧畜。即是素稱嚴寒之天山北路，酷凍時亦僅華氏表零度下二十度左右，較諸東三省氣候，當爲佳良，而今所以人口之稀薄，交通之閉塞者，其咎當歸國家當局之不注意也。吾人已知新疆大概情形，更易明瞭其地位在吾國之重要。

據最近消息，新疆忽發生一巨大變動，此誠值得注意者。即天山南路之最大中心城市，在回族酋長支持下，而樹立一新政府。此政府之內容，據路透社所傳，也不能十分清楚，大概可知者，乃有五點：第一，政府之領袖乃爲一回族之商人。第二，政府之目的是要脫離中國之統屬，純爲自保獨立。第三，實行排斥漢人。第四，政府派遣代表，與阿富汗國聯合。第五，邀集那般流亡於日本印度等地之回人，前往編練軍隊。凡此種種，均可見出代表該地回人之意志，至於驅逐漢人一語，尤足挑起回人之情感與有力之號召，殊不知新疆地界俄英二強國之虎視下，此種獨立舉動，縱能成功，亦不外徒爲被外人利用，如「滿洲」之傀儡執政一樣。

查昔日漢人之服官於新省者，向爲僅知「做官」不知「做事」之徒，非特政治上之無建設，且以培克政策蹂躪人民，致使當地回民，滿懷不平，此即令一般覬覦之野心國家，藉端侵犯之一良機。論此次回民之反動，固與太平天國以後之動機無異，然事後之情形定與當時迥異。因爲帝國主義割奪殖民地之需要，迫切與緩弛，因時間性而改變也。新疆事變，揭穿已久，同時吾人亦知中央注意之，故有二度派員前往考察之舉。想黃慕松氏之宣慰羅文幹氏之考察，其必有切實可施之計劃貢獻於中央也。但中央是否欲將新疆事件，認爲當前急務，從速措置，或聽從自由，而看風轉舵，尙成問題。

歷來吾國失地喪權，多為政府姑息而釀成。現回漢之爭，既由暗中醞釀而至暴露，則政府理應火速開誠相與，腳踏實地的做，使漢民有所依歸，回民及早覺悟，當可挽回今日之頹勢，得到一圓滿之解決。不然，當局竟認新省，距吾人道路遙遠，交通滯阻，與吾國整個局面並無密切關係，或更以為新疆眼前全省政治之總樞紐，尚在漢人掌握之中，既無影響全局之可能，更無遽急指摘之必要，似此存心，則一旦陷於不可收拾之地步，已悔之不及矣！

我與莫斯科(上)

休士著
進譯

「各種貨物：罐頭食品、糖、肥皂、衛生紙（廚所用的易溶之柔而薄的紙——譯者註）、鋼筆、墨水、冬衣、開罐頭之用具、牙刷、鞋帶等等、等等；如果你不能取之於紐約，便可買之於柏林。否則，你要去莫斯科，那便祇有饑餓、飢餓和搖襖。」我的好朋友如此

各工廠如欲防止災害改善設備
請參閱我國唯一之刊物

工業安全

月刊

工業安全協會編輯

天廚味精廠發行

總經理售兼代定 上海陶爾斐斯路

生活書店

本埠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懇切地規勸我。

「在莫斯科的整個期間，你將被G.P.U.管束、監視和看守，」他們警告着我。

「農夫和貧苦的人民統治着俄國，他們是世界上最頑固的。你在莫斯科將感覺到悲慘的失望。」對於「俄羅斯的經驗」有特別研究的可敬重的先生們告訴我。

「啊，誰知道你的詩會發生什麼變故！莫斯科祇有宣傳的文章呢。一迷人的女士們用着美術家的情感揚言。

「他們要你們統統成爲康敏尼斯提，你和其他的黑人勢必要加入那個團體——你回國時，便要把你殺掉，如果美國政府讓你回來。」溫和的黑人告訴我，「你還是留在國內的好吧。」

「不會的，」我說，「我要去看看莫斯科。」

於是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四日歐羅巴號輪船由紐約開駛時，我便是二十二個黑人團中的一份子，前往蘇聯拍製影片——黑種人與白種人。莫斯科的人來到列甯格勒歡迎我們——幾個僱用我們的斯池拉皮彭公司的職員。其中居然有一個黑人！這些由莫斯科來的人沒有一個臉孔蒼白的，或缺乏滋養食品的，而需要我們攜帶來的食品。當然黑人萬提門同志決不像沒有母親的孩子，出門許久的人兒。他已經在莫斯科居住了好幾年了。

他們於列甯格勒的十一月飯店爲我們所設備的饗宴豐滿之至：自羹湯起，紅燒雞子和蔬菜而至於冰乳酪黑咖啡，無所不有。此外尚有音樂隊奏餐曲；全部的曲詞是：「更好，更好，比我在國內時所得到的更要好上幾倍」。詞藻簡短而有力，帶着普羅列塔利亞的敬意。音樂隊更奏着國際歌：「一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們」——但是我們此時統統塞滿了鮮滿的食物，不能了解那行字裏的真正意義。「一起來，不再被羈絆的奴隸」——我們比較能夠了解這個意義，因爲我們正是黑人：莫斯科與自由！蘇聯！像我們一般貧苦而被壓迫的人民的夢想成爲事實：「你們已經一無所有，你們將佔有一切。」

目的則是為謀利。

所以當蘇維埃影片企業最智慧的人宣佈了映片黑種人與白種人的劇本藝術上的弱點和不健全時，當他們說他們感覺到牠不能正確地表現世界上被壓迫的和被驅散的黑人，或不能更有作的教化蘇維埃影片看衆時，幾乎找不出理由要把這個影片延至更有效力的劇本出之日。但是我們團體裏面有幾個團員發怒要離開舒服的飯店，回去哈蘭，而且高叫全世界的黑人被出賣了，他們自己已被欺騙了和幻想消滅了。甚至他們依照合同領到四個月足薪，很公道的付之以洋錢，送他們取道巴黎回國後，還有幾個在哈蘭的報上哭訴莫斯科的惡作劇。許多有志的明星離開了好萊塢，詛咒米高美公司。但是離開好萊塢和離開莫斯科之間是有這種區別：許多失望的事要碰礙明星離開好萊塢的饑餓。我們黑人藝術家離開莫斯科時是肥胖的，發給厚薪和得到優待。他們都有放得薩、黑海、中央亞細亞、提佛里斯、聶蒲羅斯提洛等地的免費旅行票。他們取道倫敦、巴黎或柏

林回國。如果不去時，他們可以和其他影片的職員停留於莫斯科找工做。(有幾個是如此的)但是我由紐約打聽到有幾個人仍瘋癲癲，因為他們不能立即開始拍製映片黑種人與白種人。

(二)

幹了三個月影片的工作，我欲裝束行囊到中央亞細亞去，以便研究巴克哈拉和撒馬爾罕附近的新生活；社會主義撕裂了舊時代的習俗；婦女而紗、蕭瑟、回教寺院、信奉上帝；文盲完全消滅了。當我冬季返莫斯科時，停留於此地的七個我們的黑人已經安居樂業於蘇維埃的首都了。朱羅西·韋提斯從事著作。米爾特列·佐尼斯負責一個新片的佈景工作。浪格，就是粉飾房屋的彼心遜，已經和一個女畫家結婚，而且共同為五一節紀念元成了一些最美麗的裝飾品。威蘭·拉特研究歌唱、擊劍和跳舞，并於新的孟耶柯爾特戲劇中負責一組工作。夏塞滋仍留於電影界，為墨池拉畢彭公司服務。荷瑪·斯密士因為是個中央郵政局的特別諮議，負責監督設置為莫斯科郵政的美國特別遞交制度。所以黑人覺得他們自己如在國內一般，而且有幾個肥胖起來。

本公司營業大綱
製造器
計電臺
修工程
裝零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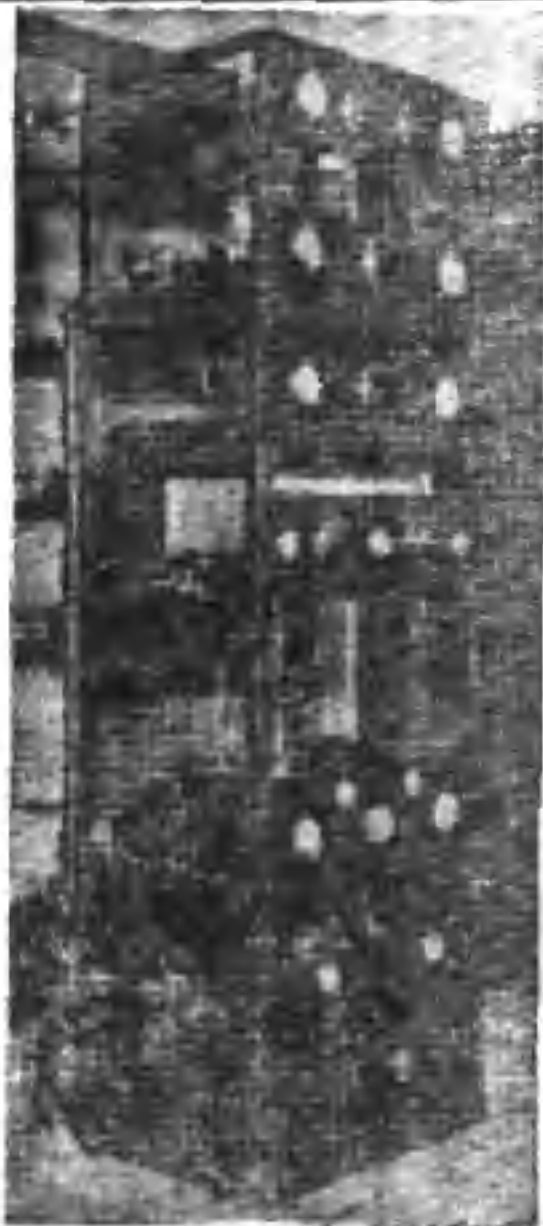


本公司承製各項軍用商船用大小機器如承各界訂購無不竭誠歡迎

- 短波軍用無線電機通信範圍
- 小型收發報機.....一百五十華里
- 十五瓦特收發報機.....七百華里
- 五十五瓦特收發報機.....二千華里
- 一百瓦特收發報機.....三千華里



工程堅固！
定價低廉！
出望迅速！



固定式短波發報機(電力自一百瓦特起)

四方無線電機材料公司

辦事處上海金神路華立路口翠賢別墅一號

近來的歌辭

決不要以為這種對於「多數民衆」痛苦的漠視不過是過去的事跡。任何人如對於他四週的人們像在不列顛，法蘭西，奧大利或美國底幸運階級的人們不論是工業家或股東，政治家或教授一加以觀察，就很容易看出第一在有產者與無產者底相對地位有什麼關係存在着；第二無產大衆底存在是他們幸運人們可以享受不必苦工的。因此，這認為對於文明和文化的化是必需的。因此，貧困底存在即是所謂工資勞動者，縱使在最富的國家中，也是不足奇的，是與資本主義有着適應的關係的。我們記得日本的一位政治家曾這樣說「資本主義制度輸入了日本，貧民階級就逐漸增加——這一個階級在封建的農業的日本是從不知道的」。『這種的窮困』他加上說，『是日本爲增加少數人民底財富和成爲世界強國所必須付與的代價』。

不必怎樣地更細說這資本主義的自由企業之最壞結果，貧民之貧困了。各種的思想家，政治家在今日皆一致承認這樣的貧困，他們以爲救濟的方法是限制資本家企業的自由，這不過是從二三世紀前的社會主義者處學得的。但這并不足以解去了困難。社會主義思想僅在英國和奧國第一次被接受了，所有的皆是過文底工廠立法，這種政策是想給社會上一般的生活用法律訂一個最低限的標準。這并且可以使生活不安定的恐慌免去。這樣，如果某政治家做好了，已經是莫大的成功了。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中，要將在社會各階級生活提到一最低限的標準——如到一位工程師的標準，或一位小學教師的標準——在生產工具爲少數人所有的場合中，也是不能減少了物質的和個人自由的平等的，或者最後更要增加了這不平等呢。

第二章 收入底不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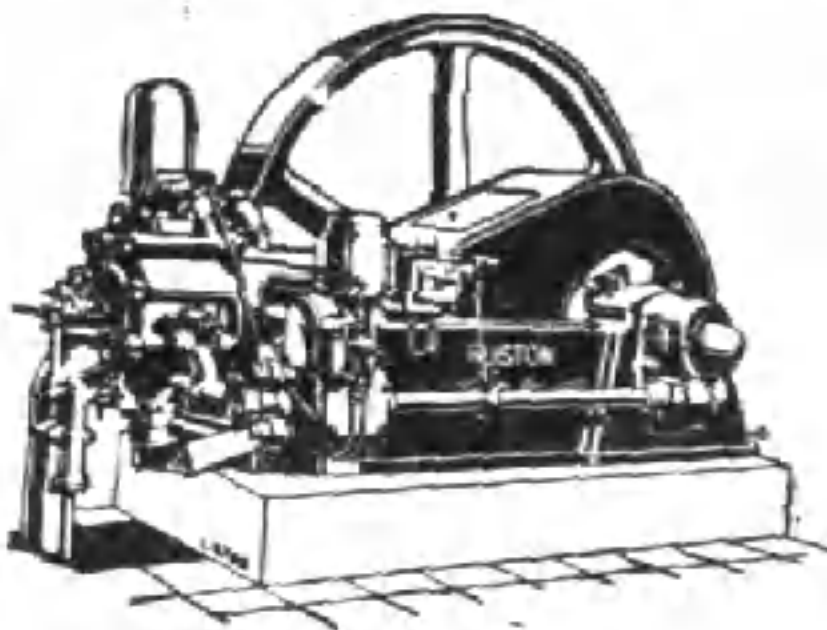
我們相信，除貧民之貧困外，還有很大的不平等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是人民們收入底不同

。這種尖銳的不平等是衆所公知的。在新聞紙上，我們看見資本家和勞工間的差異——男女工人每週只有幾個先令或幾元錢，而英美的資本家們每年是成千成萬的收入來。但更值得注意的事，是社會各階級的收入不平等。舉個最顯著的例說，大英帝國在最富有的時候——大約在大戰前幾年，全國人民所生產的除了投資外國年得之兩萬萬金鎊外，每年的總數計有二十萬萬鎊。有一半

的生產物是全民衆所賴以生存的，爲社會上九分之一人們藉所得稅的名義拿去了，因此就每家的收入年有一百六十鎊。其餘三分之一的半數（差不多三萬萬鎊）就爲可憐的僱員們教員們和小官員們以及小店員小商人等這班無產階級取去——這班人約全人口九分之二，并不是做工的工資勞動者，每年家庭收入也得不到一百六十鎊那樣多。其餘剩下的就是全人口三分之一的工資勞動者的

露斯頓柴油引擎

自四十匹起至一千二百匹止



信用可靠

經濟省費

獨家經理
上海英商安利洋行
南京路一號沙遜大廈

份兒了。所餘的尚約八萬萬鎊，除去每個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死病苦和失業的救濟必需費外，每個工人所得的每年只有二十五個先令去維持的家庭生活。這種令人注目的分配的不平等并不是英國特有的或是那幾年特有的。這是每個資本主義社會底特質呀。法蘭西的統計所告訴我們的，其不平等的事實并不比這個小些。在德國更顯明地是一樣。縱使在天堂無盡藏的北美，收入底不平等也是存在的。換言之，一八九〇年時美國的總收入百分四十為不

勞而獲者取去，工人們所得的是百分之六十。

國家維護這不平等

這是很明白的事，國家要把土地和資本底私有權作為產業組織底基礎，就得維護這不平等的事。我們必須對於這事好好觀察一下。資本主義國家中人與人之間和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驚人的差異是與各人底能力無關的，與社會效用成反比的；這種錯誤，并不是資本主義運用的不良，而是資

本主義內在的固有的特性罷了。這不是過渡的現象，而是永恆的形態。因着無限制的私有權，生產底各種要素——如土地，資本——發生了「地租」或是剩餘價值；這數目至少佔有總數的三分之一滾入了不勞而獲的有產階級底腰包中，不論他們是對於社會做了些任務沒有。「寡婦」喀拉爾（Carrie）說：「在採摘之（the children）中」的牧師，跑來用敲剝的手段，取去了地底第三個之

的，名之曰地租和法律。同樣的所謂剩餘勞工是由勞工們一年地產生着的。這句話并不是說「所有的財富是為勞工所創造的」就叫做勞力。開礦工程師、船長、鐵路管理員、銀行經理、學者、發明家和設計師等皆是用他們的腦力去增進社會的效用，得着正當的報酬去維持生活的。究竟他們各種不同的收入與他們所做的事務有着什麼聯繫的呢，這一個很費解的問題，至今尚沒有相當的答案。

芙蓉露牌

香煙



氣比 花馨
味同 酒冽



品出司公煙成華

南北極

小言

快點結婚罷！蝶兒

王愷

兩年前，林雪懷與胡蝶爲了一點小事而解除婚約，我聞之，大罵林雪懷：『這小子，真是豈有此理，如此美麗之「皇后」老婆還不要，將來恐怕連「鳳陽婆」亦娶不到。可惡，可惡，坍盡了我們男人的台！』我想這時擬趁機向胡蝶進攻的男人決不會少。未幾又在報紙上看到胡蝶開張啓事。我以為胡蝶受此兩重刺激，決將結婚矣。果然，聽說胡蝶有了一位潘郎，兩人堪稱佳偶天配。我不僅爲潘郎賀，亦爲胡蝶賀。然兩人迄今尚未結婚，誠令吾人莫明其妙。雖然早婚之害甚大，但是據我所知，胡蝶的年齡實比我還大，我已結婚，則胡蝶更應結婚；蓋結了婚之後可少許多麻煩——至少這一次至京不會給什麼勸奸團警告。這裏，我要抄一點報：

「影星胡蝶受南京大戲院之聘，來京表演話劇，上座極盛。十一日，胡蝶往之旅館，接得勸奸團警告胡蝶函一件，內附子彈一粒；內容大意，謂「胡蝶在華北，以一歌一舞，而斷送了半壁河山。此時又來本京獻媚，吾京人士，殊不願觀此傾國之貌，聆此亡國之音。若再逗留不去，當以同樣之子彈相饋」等語。聞胡即離京。」（時事新報）

「……后之在京，捧之最力者，則爲鐵道部次長曾仲鳴也。曾氏風流蕩蕩，年少多才，有東方小仲馬之稱。初捧新離秋，繼捧標準美人而入中央運動場，再向坤伶雪又琴努力追求；繼而遷傳首都。今皇后以天香國色，曾非柳下惠，除一度設場筵設於瑤宮外，並以自備之三七九號油碧香車，載

后遍遊明孝中山諸陵，露各樓臺之勝；而駕車者由曾次長親自任之，嗣後我后！」（上海報）

「……此次胡等來京，曾氏亦即於政務之暇，竭誠招待，設筵明湖春飯店，以爲洗塵。宴畢，復相偕赴其私邸，賞鑑曾夫人力若壁女士所作之畫。……曾氏復特備新汽車一輛，以供胡蝶代步。胡每驅過市，路人以黨國要人之飛車而能與電影女星共之，無不歎爲盛世佳話也。……楮氏隨其亦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名義款宴胡等。此外時賢之宴會，尚有多起。胡等固不暇應接，而諸公亦爲胡辛苦爲胡忙也。」（社會日報）

的確，不必怎樣解釋，吾人可知胡蝶之受警告決不是偶然的。蓋胡蝶所演之影片在京開映，從未見勸奸團餉影戲院以子彈並以函警告；今胡蝶赴京演話劇，却勞勸奸團餉之以子彈並以函警告，個中大堪研究。吾人知影戲與話劇雖名不同，然其性質則無異；均戲劇之類也。影戲不反對，話劇反對，以我意測之，恐勸奸團反對者胡蝶其人耳。果爾，勸奸團誤矣。

胡蝶亦女人也。胡蝶以演劇維持其生活也。這年頭，女人與以演劇維持生活之人固與主席部長輩平等，然亦平等而已，究其實

還不是有勢力的人佔便宜。昔日胡蝶在華北以一歌一舞而斷送半壁河山，據我所知，事或有之，但胡蝶豈要歌舞，伊人亦受槍桿之威脅也。即如今日之曾仲鳴輩，（此中包含褚民誼及南京之諸時賢）不思努力政務，却專心捧新豔秋、徐來、雪又琴，中國政治何能不糟？曾仲鳴這樣的色鬼，碰着天香國色之電影皇后胡蝶，又安能不大獻殷勤，拋國家大事於腦後乎？以這種色鬼負國家大事之重任，難道中國已無人耶？我知當曾仲鳴挾胡蝶遊中山陵時，總理一定要搖頭嘆息曰：『混蛋，混蛋！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矣！』嗚呼，鐵道部次長曾仲鳴向有此臉去遊中山陵，臉皮亦可謂厚矣。

勸奸團諸公必須駁我曰：『胡蝶何不拒絕？』誠然，誠然，胡蝶不拒絕確是她的過。但請勸奸團諸公答我：『曾仲鳴與胡蝶相較，誰之勢力大？』諸公一定要說：『當然是曾仲鳴的勢力大。』既明乎此，則胡蝶在「他人屋簷下，敢不低頭」乎？故我意勸奸團應該警告這般仗勢胡鬧的色

鬼與國事如兒戲之曾仲鳴棄。至於胡蝶則宜速結婚。結婚後，即如啼笑姻緣中沈三玄之語「有了主兒啦！」「有了主兒」，在軍閥時代或須做鳳喜第二。但，請放心，現在是三民主義時代，是革命時代，雖色鬼如曾仲鳴亦不敢放肆。（縱使要放肆，至少限度，先要與夫人方君璧離婚；此例甚多，不勝枚舉。）今次，曾仲鳴以鐵道部次長之身份在萬國觀瞻所在的首都如此胆大妄為，除勢力外，亦不過因胡蝶向係獨身而已。方君璧雖美，大概還不如胡蝶美，所以曾仲鳴才「竭誠招待」，其用意無庸嘖嘖。假使胡蝶「有了主兒」，不至於麻煩我這樣大罵曾仲鳴。

胡蝶既有愛人潘郎，何不結婚，斯誠謎也。如今受了教訓，或將結婚，亦未可知。若再不火速結婚，則將來所受之辱，必定更大而且更使胡蝶難堪，敢預料也。

快點結婚罷！蝶兒。（廿三年一月廿六日）

酒樓中

巍時

這是放寒假後的一個晚上，鈞從江灣校中跑來看我。他說，他要回故鄉去了，不知會不會再到S地來，所以特地來向我告別。

鈞是個性情很冷靜的青年，也是我童年的唯一的好友，我和他一同在故鄉的高小畢業。後來他到S地來繼續求學，我却因生活的鞭策。

不得不放棄可愛的學校生活走進了職業之門迷我們雖然是不在一起，還是時常通信，或是偶然會晤一次，友誼是無時不在增進。現在他是要回鄉了，這一別，不知道要多少時候纔能會面，因此我就邀他和雲，到外面去吃晚飯，也可以說是替他餞行。

這晚飄着很大的雪，屋頂上，馬路上，樹上都堆得很厚了；風也很大，吹得路旁的禿瘦的樹木不住的搖擺着。馬路上是靜寂的，除了幾個瑟縮在亭子下的警察外，行人是少極了。我幽雅的房间，坐下來。

待者走進來，把三碗熱茶擺在我們面前，手裏拿着菜單。

「先生，要什麼菜？」突然的問話將我們從迷惘中警醒過來。

「唔，彥，你先點吧。」雲說着，將菜單接過來交給我。

「好，我就先點，這兩樣菜好罷？鈞，雲，你們也點兩樣。」

雲就點了兩樣鈞只點了一樣，但當那待役將這菜單拿走的時候，鈞又把他喊回：「喂，好一點的酒有沒有？」

「有點，先生，陳年花雕要罷？」

「好，就先送三斤來。」

待役去預備去了。

「唉，人生的聚會實在太難了，鈞走後，不知到何時纔能和他會面，我們今天應當盡量的

羣言斧藻錄

本錄係摘選七日來大小各報所登載的政治、社會、文壇等等耐人尋味的小消息。有時也介紹了某一件事件發生時，各報所持片斷的批判的態度。

記者

日本新陸相略歷

日新陸相林銑十郎上將於明治九年（一八七六年）生於石川縣。今年五十七歲，長茂木大將二歲，明治三十年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視茂木為一期之前輩，同屬武藝派之健將。九一八事變時，林任朝鮮軍司令官，不待參謀本部命令，擅自朝鮮動員兩師之兵，星夜渡鴨綠江援關東軍，與本莊司令官切實合作；使兩陸相及金谷參謀總長追隨其政策；造成今日之局面，因此更受陸軍主戰派之禮敬。五一五事件後，茂木陸相引咎去時，即電請林司令官返國主持軍政；林大將再三舉薦茂木繼任陸相。兩人素長友善，故受茂木之推舉，竟接受陸相職。林大將歷任國際聯盟陸軍代表步兵第三旅團長，東京灣要港司令官，陸軍大學長，教育總監本部長，近衛師團長，朝鮮軍司令官。一五事件後任教育總監以至今日。第一次日俄戰爭時，為第六旅團團官，參加攻擊旅順之役。（申報）

我國現負外債額

我國現負外債截至一月止除清償本金外，其數目如下：計關稅收入擔保還本者有英債續借款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鎊，已清償額九、七〇〇、〇三三鎊；未清償額六、二九九、九六七鎊；善後借款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鎊，已償四、二〇九、四一九鎊；向水二〇、七九〇、五八一鎊；共計債額四一、〇〇〇、〇〇〇鎊，已償一三、九〇九、四五二鎊，尚未二七、〇九〇、五四八鎊。關稅收入擔保還本者有英

快樂一下啊！」雲感慨地說。

「真的，在這美妙的青春還沒有離開我們的時候，當然是值得歡樂的啊！」我說。

我和雲不住的談着，可是鈞却不作聲，靜靜地，只是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上亂畫，也不知道他畫的什麼。

菜一樣一樣的擺在桌上，另外還有一大壺酒。

「鈞，你今天的神情怎麼和往日不同？吃罷，沒有幾天的歡聚了！」我說着拿了酒壺把鈞的杯子斟滿了。我和雲本來是不會喝酒的，可是今天像格外的興奮，也斟了半杯。

於是我們舉起筷子，捧着酒杯開始吃起來。但鈞却不大吃菜，也很少說話，只是一杯又是一杯的喝着。由於酒性的辛辣，使我們對他這種反常的態度害怕起來，我們勸他非但不聽，並且更甚的傾瓶狂飲。這時他的身軀像在戰慄，兩眼發出了熾熱的凝光，一個削瘦的龐更是赤紅得十分可怕。忽然拍的一聲一個酒杯從他的顫抖的手中掉落在地板上，破碎的瓷片飛進了一地。他嘴裏悽苦的吟着很悲哀的詩句：

「消滅了罷，崩毀了罷，

你這無人憐惜的孤零的人！」

他的淚珠在這未斷的音韻裏，已經滔滔的湧了出來。

「唉，鈞，你究竟爲了什麼事啊？」雲看着鈞，蹙着眉說。又掉轉頭說：「彥，你去喊侍役絞一把熱手巾來，給他揩臉。」

「不要，我有手帕。」鈞從自己的袋子裏把手帕拉出來，揩着。不料有一樣東西也連着拉出來掉在桌子腳邊，我便彎了腰把牠拾起來一看，原來是一張少女的像片。

鈞看見了這相片很快的奪了去，拿在手裏，怔怔的看了許久，忽然又哈哈的大笑起來，把我們嚇了一下；這是充滿悽苦，悲哀和悔恨的

「鈞，你是醉了。時候也不早了，我們回去吧。」雲站起來說。

「我醉了？真是笑話。我相信我一點也沒有醉。老實說，在以前我也許是真的醉了，真的癡情妄想的醉了；但是我現在是不醉了，現在我並且比任何人都要清醒些咧。」鈞是非常興奮的說着，當我們會了賬，扶着他的身軀下樓的時候。

二十三，一，二十六，晚。

敬告可憐的姑娘

感伯

昨晚我在路上閑逛，
偏近避着那可憐的姑娘；
她低了頭向前亂撞；
眉緊皺着表現出內心的悲傷，懶懶的更覺十分徬徨！

我害怕見她——不願見她——而迅速躲藏，
可是竟逃不過她如電的目光！
她蘊蓄怨恨睨我一眼，
好像在說：

法稅款五。〇〇〇。〇〇〇鎊已償三。八一七。五〇〇鎊，
尙未一。九八二。五〇〇鎊；湖廣借款六。〇〇〇。〇〇〇
，已償一。六七四。二八七鎊，尙未四。三二五。七一三鎊；
克利斯浦借款五。〇〇〇。〇〇〇鎊，已償一。二七一
。八三三鎊，尙未三。七二八。一六七鎊；共計債額一六。
〇〇〇。〇〇〇鎊，已償六。七六五。六二〇鎊，尙未九。
二二六。三八〇鎊。此外尙有中法美金債券及中比美金債券
，擔保品爲法比兩國部分庚款，性質稍與上述外債不同，故
未列入云。（時事新報）

假茅盾舞場賣人情

文學家兼跳舞家芳信先生的太太芳子女士在辣蕪花園當舞女，有一天夜裏，她的舞伴替她介紹一位舞客，說他是當代大小說家茅盾先生。芳子女士看他西裝革履相貌堂堂，信以爲正，非常客氣地和他應酬。那位假茅盾很會批評，對於當代諸大作家如魯迅張資平等等作品批評不絕口，同時也說到他自已怎麼寫「子夜」等作品。芳子女士回家告訴丈夫芳信先生，引爲光榮。芳信先生聽信參半，就囑咐他向那茅盾送來一本「子夜」及其他作品二冊，封面上寫着「贈敬愛的芳子姑娘」署名是茅盾的筆名「K.M.D.」。可是據「文化列車」所載，說是真的茅盾先生那時正在病中並無出門一步。（社會日報）

社會與教育停刊

社會與教育周刊，自民國十九年創刊以來，即以暴露教育現象而大受新青年學生之歡迎，其銷數頗足與生活相頡頏。九一八以後，該刊言論，實趨反動，指摘政府，無微不至，曾經一度明令扣留。一二八後，即默然無聞，但仍由主編樊仲雲，勉力維持，繼續出版。最近七卷一期，竟突然改革體制，並附送國際一週，銷數激增。是時，適值福建人民政府樹立，敏感者即疑其與社會民主黨有關。據聞其改革之動機，純爲欲與生活作一競爭耳。不料改革不到五期，其新年號即全部在郵局被扣，且奉停止郵遞命令，致不得不宣告暫時停刊。而對於結束辦法，即因平時虧負甚巨，一時尙感困難云。（福爾摩斯）

「你竟這樣無情，
秉具着鑽石似的硬腸！」

× × ×
唉，可憐的姑娘！

我知道你會屢向我表示殷勤，
並也會和你父母商量，
希望與我結合，

加入我們的門牆。

可是，結果你是失望！

所以我決然的回絕了你的爺娘。

所以，姑娘，我要請你原諒！

要知道我愛情的靈魂已有處理

葬，

當然不能顧念到你戀我的心腸

！

× × ×

我的對象是一個孤兒，

已失去了親愛的爺娘；

親友因她貧窮多斷絕來往，

她幾乎是無依無靠的

在人生大海中漂蕩！

我相信她很愛我，

對我十分信仰；

並且爲了我，她會向舊禮教反

抗，

和那黑暗的社會爭鬥過一場

！
所以我有一個義務，

就是如何彌補她過去的創痕，
使她遺忘了新近失去慈母的悲
傷！

× × ×
因此，姑娘：

你的小影絕不能在我腦海中盪
漾，

一切的誘惑更不會有深切的印

象。

因爲我已將我贈她，

怎好在中途上改變心腸？

忘了我罷，姑娘！

我忠誠的個性很強，

愛情的遵守是無限度的延長，

一直到我死亡！

假使你永遠期待着我，

則結果無論如何總是個失望！

這樣，你當然要說我冷酷無情

，

但在良心上，道德上我應該這
樣！

× × ×

近來我知道你將快作嫁娘，

現正預着婚禮的衣裳，

我聽了十分安慰，放下了心腸

。

雖然聽說這是父母作主，

你並不滿意現在的現象，

但你却表示屈服，不願反抗；

這當然是由於我給你的失望！

唉，忘了我罷，可憐的姑娘！

× × ×
我祈禱着：

希望你不必爲不得我的愛而認
爲失望，更不必爲失去我而感
覺徬徨！

× × ×

我知道你羨我家庭和樂，
也許更爲了我會寫文章，

前途暗伏着希望，

但，姑娘，在這畸形的世上，

我的一切却難換那糊口的米糧

，

更難騙得到那萬能的金洋！

你夫婿是一開店的工匠，

在學識上他雖比不過我，

論金錢，也許他比我強。

所以，忘了我罷，姑娘，

你何必留戀着我這已有歸宿的
寒衾！

× × ×

在這裏，我和她敬致十二分的

歡忱，

並恭祝你伉儷愛情久長！

愛(上)

誘

老汪信裏說：「我下了船，她

等到汽笛叫到最後一聲才登岸。

她臨行時對我說：「假設我是一個

環境困窘到要餓死的話，我情願

痛痛快快的跳黃浦，絕不會幹出

那些下作的勾當，來維持我的生

活。」她提高了嗓子，男子般的

態度。

「唔！倘使能夠這樣那便是我

所希望的事情。不過我很慚愧，

我不能像其他的人一般，供給你

經濟，你也總可原諒我吧！一我

用了不甚響亮的聲音回答她，同

時覺到自己雙頰上熱烘烘的不好

意思起來。

「請你放心好吧，我的耿哥！

」她說後臉上露出一種真摯的表

情，伸起她那雪白的手腕摟着我

的肩膀接了個長吻。……」

× × × × × × ×

這是三年前的事。我的一個同

學，他在上海××大學和我一同

畢業。他是習文科的，平常也異

常用功。有時到他房裏去，已經

是在上午的時候，他還是捧了一

本莎士比亞，孜孜不倦的讀着。

床上的被窩內衣零亂的堆着，臉

也不洗，牙也不刷，蓬鬆的頭髮

好像是發瘋的令人可怕。這大概

是在禮拜日的情形。有時候我問他：「爲什麼懶得如此？」他只是笑嘻嘻地對我：「讀得興趣來了。」我却帶着諷刺的口吻說他：「難怪你是讀文科，不愧爲文學家的風度。」但他聽了以後，眼睛向我一睜以後，又在讀着莎士比亞了。有時或駁我：「誰像你讀理科的來得有紀律。」的確，我也認爲倘是一個人讀書讀得有興時是一切不顧，只顧將手上的書本丟下。

我同他在大學一年級起便做了很好的朋友，三四年的歷史中我對他的個性學問和家庭狀況都有相當的明瞭。他的確是個好學有爲的青年，幾乎在讀書時連禮拜日也不高興出去，這也許是個人的家庭環境的困苦所使然。有時他接了家裏的信以後總是蹙着眉在抑鬱着，或是經我幾位同學再三勸解請他去逛逛公園或看看影戲，他方不得不跟我們去。但是他那種情形，一回到學校裏又是重現出來，這點也是可證明他確是具有多愁善感的一副心情。就在畢業的那學期，他大概是在文學研究會裏面，認識了一位

芬司。本來我們校中的女同學是不多的，尤其是理科班裏，所以平時接觸的機會也很少。聽說這個女子是剛剛來插三年級的文科，起初我問他，他硬死不敢說，末了被我糾纏到了不得時，他才對我說了。據他說這個女子是蘇州人，臉貌生得俏，裝飾又很摩登。他曾將這位女子向我當面介紹過。

這是個禮拜六下午。我跑到他的宿舍裏。

「厭光啊！原來你也還沒有出去！」我對他說着。

「唉！想是出去，不過……」他半躺在床上，兩隻腳架在椅屏邊，昂着頭，只是對着口裏噴出的香烟出神。

「又是沒表世凱用嗎？嘿！」我也坐在他的床上。

「老張，真的，你那裏還有款通融嗎？」他好像是得了辦法般堆了笑容轉過頭對我說。

「喂！我老實對你說，爲了這樣一個女子來犧牲你的精神物質和學問是沒多大價值的。」

「那裏！她的確是我唯一的安慰。自我認識後，她的確給了我

不少生命的活力，」他誠懇的說着。

「厭光，老實說我們也是個最好朋友，所以不怕你生氣。依我看，在這種資本主義社會之下，那種愛情不是建立在金錢的基礎上！所以我勸你不要這樣無謂的玩弄！」我用半勸解的口氣對他說。

「你這人太豈有此理，難道現在就沒有真愛情嗎？」他有點不快樂了。

「用事實證明，你平素本來是我唯一欽佩用功的人而近來不是每個禮拜日也要出去，倘是你不

當了大衣請她到南京戲院看戲，她會來得這樣高興嗎？」

「據你這樣講來，難道就沒有例外了嗎？」他用拳向我腿上打了一下。

「固然有例外，不過我看你的這位，是不會像你理想中一般的愛人。尤其是像這上海的摩登小姐，她們是多麼大的虛榮心，你若一朝不能如她的意，則鴛鴦他飛。要曉得現在的都市青年女子，她們實在是男子當玩物哩！」我握着他的掌解釋着。

鹽業銀行

股收公
本足積
總七金
額百五
一十五
千餘
萬萬
元元
元元

總行 天津法界八號路
分行 北平 上海 漢口 南京 香港 杭州 廣州 各省會及大連均有通匯機關

業務要目
營業部 存款 放款 匯兌 貼現
儲蓄部 特種儲蓄 有價證券 生金銀買賣
貨棧部 本行在天津八號路自建貨棧專爲客
保管部 保管各項貴重物品及有價證券設有
保管部 保管各項貴重物品及有價證券設有

行京 行滬
上海本行北京路一〇〇號
電話一五二一七一九號
西區辦事處勞勃生路大自鳴鐘
電話三五九三八 三二五六一號
南京本行中正街一〇六號
電話二三四一 二號

中篇 泡影

(五)

墨逸

四 小米稀飯和饅頭

經過了那一夜的恐怖，以後的航途沒有遇着一點兒風浪，很平安的到了D市。D市和S埠差不多：有寬闊的馬路，有頭上裹紅布的印度巡捕，也有汽車和馬車。我們只在D市住了兩天，第三天早晨又離開D市上T城去了。從D市到T城，我們乘的是火車。我總以為乘火車準可以吃喝玩樂了，誰知道仍是照樣頭暈嘔吐，兩夜一天的火車生活都是在夢中過去的。一直到了T城，我才算是我自家兒的，不受輪船和火車的拘束了。

下了火車，跟着旅館裏的招待到一個叫做什麼泰安棧的旅館裏去。路過城門的時候，我記得這樁大的門，這是第一次瞧見：我真佩服那個開門的人有那麼大的力氣。進了城，沒有幾步路就到了泰安棧。我爲了頭暈，還想睡覺，母親就先把被褥舖在一個磚頭砌的要佔一間屋子三分之二的地方的「小戲台」上。這真是一個怪物：說它是床，可又不像我在S埠睡了九年多的床；說它不是床，母親却又把被褥舖在上面叫我睡覺；後來，我斷定它是「小戲台」，在不唱戲的時候當床用。但，我還不敢相信我的觀察是絕對沒有錯兒，便問祖父：

「爺爺，我就在這個「小戲台」上睡覺麼？」

「這不叫做「小戲台」，」祖父笑了。「這叫做「炕」。我們南方人睡床；他們北方人就睡在這個上面。冬天還可以生火；所以他們全是脫得精條條的睡覺。」

「生了火不是要人燒熟了麼？」我害怕了。假使真的是人睡在上面而下面生着火，這個人準要變做「熟肉」了。變做了「熟肉」，沒有蔬菜的時候，割下自家兒的肉當菜吃，別說東一塊，西一塊的割得怪難看的，恐怕末了人都要只剩一副骨頭架子了。於是

我表示：

「爺爺，我不願意做「熟肉」。我不願意睡在這個上面。」

「熟肉」？哈哈，又是一個挺新鮮的笑話。」祖父，祖母和母親全大聲笑了。「乖乖兒的去睡罷，不會變做「熟肉」的。你瞧，這會兒不是沒有生火麼？」

祖父掩着我的手到炕面前的一個小洞兒那兒去看。裏面果然沒有生火。我又叮囑祖父別在我睡覺的時候生了火，才勉強爬上炕去睡。被褥是盡着炕邊舖的，裏面還空着一小半。灰很厚。有一兩塊磚頭因爲石灰和泥全掉了，便露在外面，用手按了一按，有點兒搖動。我閉着了眼睛，不敢去看它們，怕從磚頭縫兒裏鑽出蛇來。

一會兒，又睜開眼睛瞧了一瞧，假使真有蛇出來，可以跑得快點兒；要不然，可就死得不明不白了。嚇，這一瞧，就瞧出一件希奇事兒了。窗戶不像S埠那麼大大塊塊的，裝着玻璃的樣兒，它是四面小一格一小格的，中間是有一塊圓的，那麼一灣一灣兒的彷彿是花，糊的是白紙。這，多麼悶氣，裏面瞧不見外面，外面又瞧不見裏面。那呀，我的視線就移到「頂」——後來我才知道叫做「頂棚」——和板壁上，那種拖一塊、掛一塊的樣兒，心裏明白也是紙糊的。

有了這許多怪有趣的玩意兒，也不想睡了，就一掀被窩起來。到了外面一間屋子東張張、西望望。門有兩層：裏面一層的兩個門和屋子一樣高；外面只有一個門，長得個兒高點兒的人就得碰頭。後來知道那個矮門叫做「風門」。開了門，院子挺大的，是長方形。四面全有房子，像S埠的城皇廟。沒有樓。除了朝南的房子一排有五間屋子以外，其餘的三面全是三間屋子。

漸漸的晚了，點上煤油燈，鬼火似的燈光照得那麼近。茶房跑來問祖父要不要開飯。祖父點了一點頭。不多一會兒，大碗小碗和碟子擺了一桌子。大碗裏是饅頭，我認識；小碗裏是稀飯，我也——不，不認識。喝在嘴裏全是湯，米是黃色，只有芝麻一般大，在舌頭上一滾就沒有了。

「這是什麼東西呀？」我不知道在問誰。

「小米稀飯，」祖父答。

「還有碟子裏的東西呢？」我吃着挺鹹的像大頭菜的東西（註）問。

「不知道。」祖父搖了一搖頭。這種小米稀飯和饅頭的飯，我吃得怪香的，就一氣喝了兩碗稀飯，吃了五個大饅頭，肚子脹得像一個鼓。

「註」在T城住得久了，才知道叫做「片鹽」，和大頭菜一類。

SKODA WORKS

F A R E A S 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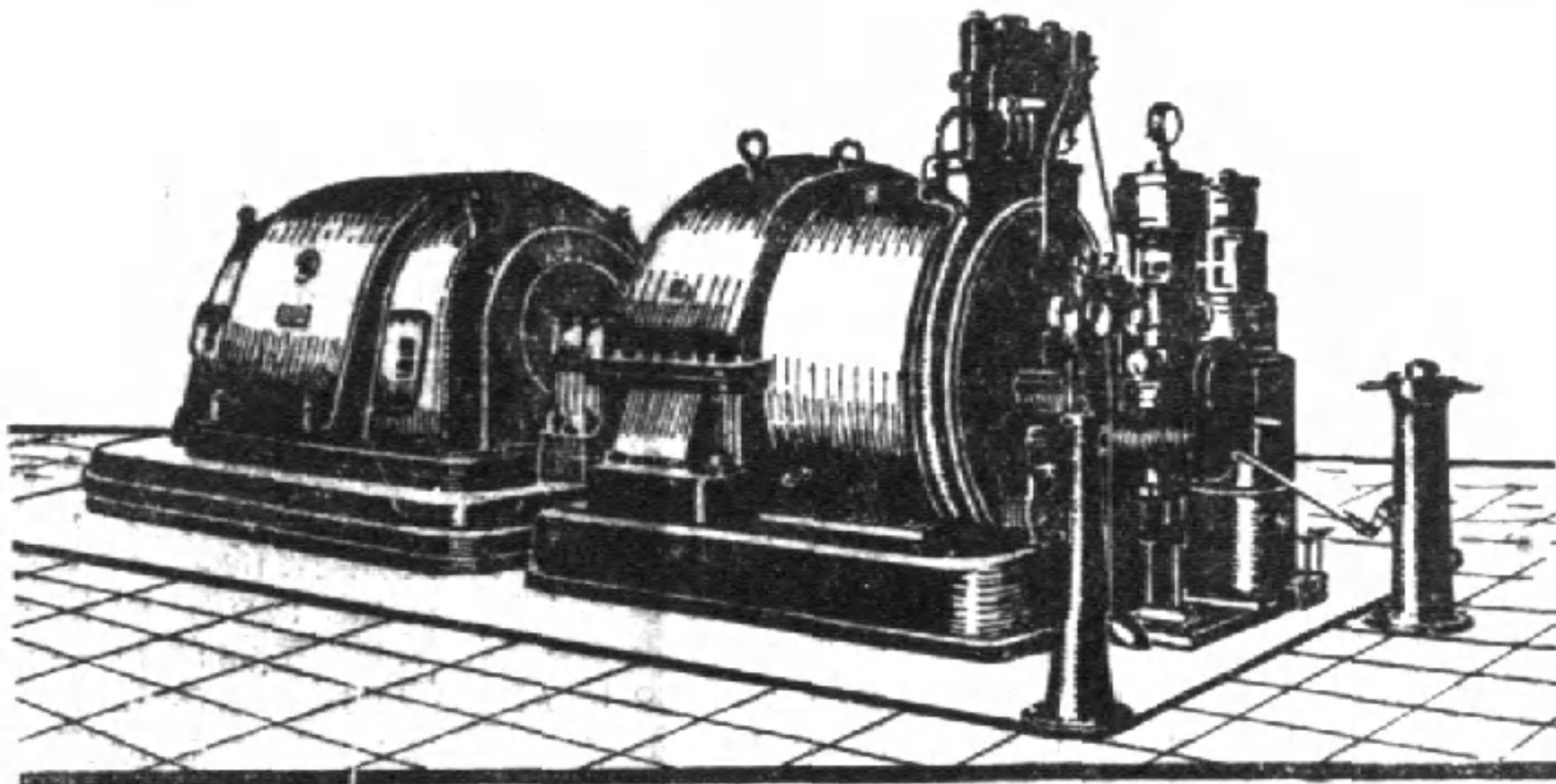
捷克國斯克達工廠

分辦事處

哈爾濱
 瀋陽
 大連
 香港
 東京

遠東總辦事處

上海
 黃浦灘廿四號
 總務部
 電話一二九八九
 營業部
 電話一〇三一八



本廠為世界最大名廠之一僱有工人五萬餘名從事製造各種機器以名目繁多不及備載茲摘要露佈
 上圖為本廠售與福州電氣公司三千啓羅華德透平發電機全部設備之全景